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永慶升平前傳 第三十五回 故托病誘姦張廣太 感深恩殺死淫春姨

詞曰：綠楊芳草長亭路，年少拋人易去。樓頭殘夢五更鐘，花底離愁三月雨。無情不似多情苦，一寸還成萬種縷。天涯地角有窮時，只有相思無盡處。話說那位英雄說：「我是陝西咸陽的人，姓張，名忠，表字大虎，別號人稱笑面無常的便是。」三爺說：「你我是五百年前一家人。兄長來，跟我到衙門，有什麼事再說。」二人言語投機，攜手入道衙，去見那大爺，說起方才外面之事。眾人重新擺酒，敘舊談心，甚是和美，留張忠住在衙門。三爺問：「你是為什麼來此處？」張忠說：「我父母雙亡，就是我胞弟張義張二虎。只因去歲間，我二人由家中分手，到如今一年之久，並未全面，我為找我兄弟來此。聽說上海道衙有一張廣太，為人仗義，結交英雄，我故托賣刀相訪，今得遇尊駕，也是三生有幸！」張廣太說：「兄台如不嫌棄，小弟願結為昆仲弟兄，不知兄台意下如何？」張忠說：「你我今朝相會，也是三生有幸！」遂設香案，結為金蘭之好。張忠居長，廣太次之，二人情投意合，留張忠在前院住了幾天。這日張忠要走，三爺拿出五十兩銀子，給張大虎作為路費。二人分手，廣太送至二三里之遙才分手，灑淚而別。

自此廣太在衙中過了二三年之久，哈大人甚是恩待三爺。這一日，上諭下：放下山西提刑按察使可按察使哈紅阿急速前往，勿庸來京請訓。哈公接了聖上的旨意，把舊任的事交代完畢，然後起程。

在路上非止一日，那一天到山西太谷縣公館之內住宿，第二天要起程，姨奶奶說：「大人，妾身得重病，不知何時才能好，大人先走吧。這兩天我被車一咕咚，渾身骨頭都酥了，心內也不痛快，不知是怎麼了。來吧，快叫人給瞧瞧吧，我是不能走的了。」眾人早把行囊收拾完了。大人說：「叫張廣太在這裡，等著你好了，押著行李再走吧。我先上任，等你們就是了。」說罷，大人就起身去了。剩下姨奶奶同兩個老媽、丫頭在裡邊上房。外邊東廂房兩間，住的是張廣太。自大人吩咐他在這等候，他就在房中瞧書。

天有巳正，只見從外面進來一個老媽，是姨奶奶那裡的趙媽，前來說：「三爺，你快來吧，姨奶奶在裡邊叫你去哪。」只見裡邊又出來一個丫環說：「張三爺，姨奶奶叫你進去哪。」廣太穿好了衣服，連忙到上房簾子以外，聽得裡邊姨奶奶說：「趙媽，你去煎藥去，春芳給我捶捶腿。廣太，你進來吧，我在這裡與你有話說。」

三爺一進上房西裡間屋，見北邊是張牀，掛著幃帳，此牀上放著枕頭兩個。姨奶奶頭向北，面向東倒著，身穿衣服甚是齊整。一見三爺進來，他面帶笑容，連忙站起身來。廣太一瞧，但則見：頭上烏雲，巧挽蟠龍纂，纂心橫削白玉簪。簪押雲鬢飛彩鳳，鳳凰襯襯百花衫。衫袖半露描花腕，腕戴釧鐲是法籃。藍緞宮裙捏百褶，褶下微露小金蓮。蓮花褲腿鴛鴦袋，袋佩香珠顏色鮮。仙人長就芙蓉面，面似桃花眉柳彎。彎彎柳眉襯杏眼，眼合秋水鼻懸膽。丹朱一點櫻桃口，口內銀牙糯米含。姨奶奶笑著向廣太說：「我自任滄州船上見你一面，時常想念在心。在上海衙署之內，耳目眾多，也不能說話。今天我托言有病，特意的與你說話。我那邊箱子裡有三四千銀子，還有一千兩金子、十六隻箱子衣服。這兩個丫頭、老媽，都是我的心腹人哪。廣太，你想好不好？大人年歲已過半百，我今年二十二歲，如何與他相配？你我年貌相當，正當如是。古來紅拂女與李藥師，卓文君與司馬相如，皆是一見如故，遂行百年之好。才子應配佳人，方稱心懷。我故把你叫進來，你我商議，如何走法，咱們兩人共樂於飛，也是天作之合。」說著話，笑嘻嘻地走到了廣太的跟前，伸出那十指纖纖的手來，要拉廣太的手。三爺往後一退，說：「好姨奶奶，不可這樣啊！幸虧無人聽見，這要是有人聽見，傳到別人的耳中，那時節你我都不好看。你老人家好好的養著病，不可這樣無禮胡行。大人待我天高地厚，人非草木，誰能無情？無奈這大理是下不去，我張廣太斷不敢作這逆禮相從之事！」說著話，連忙望後退，躬身施禮，把姨奶奶給說楞了。這春姨一見，是十分的怒氣，說：「你真是無義又無情，又是金銀，又是美婦人，這樣的便宜你都不應允。也罷，我也知道了，你要不依我，到了衙門，我告訴大人，就說你在半路公館與我調情。那時節大人必然要怒，我看你該當怎樣兒行？就讓伶牙俐齒，他也不能信。你仔細想想，是哪樣好？還是依了我，也有金銀，也得一個少婦，何必你又學君子，落個人財兩空！」

三爺一聽，也不言語，自己抽身回到房中，越想越煩，要了一壺酒，自己悶悶不樂，想這一回事：「大人待我恩典最大，我乃是堂堂正正奇男子，烈烈轟轟大丈夫，我豈能做這樣虧心的事？」為人不可這樣兒行，我何不自己不辭而別，望他鄉走吧。啊呀，不好！要那麼一動，那淫婦在大人跟前，他說我調戲他，紅粉之言能入英雄之耳，弄假成真，我雖跳在黃河水，也洗不清。若是不走，還跟他一同去見了大人，他何等的話兒都許說。」千思萬想，無有主意，把一個張廣太為難在公館之中。

正自煩悶，又聽見有一個老媽兒來請，他說：「三爺，你快快的跟著我進裡去吧！姨奶奶生了半天氣，還掉下幾點眼淚來，方才叫我們拿了點菜，暖了酒，等著三爺進去喝酒哪。叫我來請你老人家。」張廣太說：「不必多說，我不進去！在我這面前，不要這個樣子。你回去告訴他，就說我張廣太乃是奇男子大丈夫，斷不能做那淫亂、不遵王法之事！」說罷，向老媽說：「你快回去，別幫著他不要臉！」老媽說：「你愛進去不進去，別望我這樣大氣！」說著，嘴內嘟嘟囔囔的望裡邊去了。三爺喝了幾盅悶酒，天色已晚，約有掌燈之時，晚飯擺上，也沒有吃，自己悶坐無聊，對著一盞孤燈。

正在思前想後之際，只聽得外邊腳步之聲，進來了姨奶奶。春姨濃妝豔抹，打扮得甚是齊整。怎見得？有贊為證：

一陣陣香風撲面，一聲聲燕語鶯啼。嬌滴滴柳眉杏眼，嫩生生粉面桃腮。櫻桃口內把玉排，粉面桃腮可愛。身穿藍衫可體，金蓮香裙遮蓋。好似嫦娥降瑤台，猶如神仙下界。